



秦汉时期盐城产业特征及早期建置史

李琦

关于盐城的早期历史,包括官方文献《盐城年鉴》在内的普遍看法是,秦汉时期盐城已有大规模海盐生产,因“遍地皆为煮盐亭场,到处是运盐的盐河”。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现盐城大部分地区从古射阳县析出置县并命名盐渎。然而,考证秦汉两代史籍,除《汉书》“盐渎有铁官”记载外,相关表述并没有直接证据。秦汉时期盐城是否盛产海盐?盐业还是铁业更为发达?回答这些问题,对正确认识和宣传盐城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考证存在的认识误区

目前能支撑秦汉时期盐城有发达海盐生产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史记》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豪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春秋时代阖庐的吴国和汉初吴王刘濞的封地包括盐城,一些专家认为“东有海盐之饶”包括盐城。二是《盐铁论》载:“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淮北的朐(现江苏省东海县境)为汉县,专家认为“朐卤之盐”中的朐县和卤县盛产食盐,所以淮南的盐城也应盛产海盐。

认为“东有海盐之饶”的“东”包括盐城,实际误解了司马迁原意。从上下文看,司马迁所说的“吴”是狭义吴地,即现苏州及周边地区,因为盐城尽管属于阖闾和刘濞的吴国,但楚相春申君的封地并不包含盐城。《史记》记载,春申君黄歇于楚孝烈王元年拜相,15年后“请封于江东……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将“朐卤之盐”理解为朐和卤的食盐同样有误解古文之嫌。卤是汉安定郡属县(今甘肃省崇信县境),并不产盐。朐,古语中有屈曲的干肉之意。朐,《广雅》解:“朐,薰也”,即以烟气熏制物品。所以,“朐卤之盐”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对屈曲的干肉进行熏烤所用的盐。再从行文上看,橘柚为水果,旃罽是毛织品,朐卤与橘柚、旃罽并列,解释为食品更为合理。所以,《史记》和《盐铁论》的记载不足以证明盐城在秦汉时期盛产海盐。

秦汉时期
不存在大规模海盐生产的依据

中国东部与南部濒海,具有生产海盐的天然条件,但遍阅中国盐业史权威论著,未发现两淮地区在秦汉时期是重要海盐产地的提法。而在先秦各类史籍中,明确记

载当时海盐产地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沿岸、东海北部沿海,那么,为什么上述地区因盛产海盐而见诸于史籍,而盐城作为唐宋之后重要海盐产地却在当时籍籍无名呢?莱州湾地区的盐业考古和地质勘探揭开了其后原因。

考古发现,山东省中北部的莱州湾地区存在大量商周时期盐业作坊遗址,其中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总面积30多平方公里,已发现龙山文化中期遗址3处,商至西周初期遗址76处,东周时期遗址4处。经分析,莱州湾地区制盐作坊的制盐原料为高浓度地下卤水。现代地质勘探也发现,这一地区分布着长达数百公里的连续浅表性地下卤水矿带,含盐浓度比正常海水高四至五倍。

中国古代海盐生产工艺历经煮海为盐、制卤煮盐、制卤晒盐三个阶段,制卤煮盐工艺广泛应用是在唐宋时期,其目的是通过海水制卤提高其含盐量,所以在制卤煮盐工艺出现前,利用地下含盐卤水制盐具有压倒性的技术经济优势。据推测,当时莱州湾一个作坊的盐工不少于10人,整个莱州湾地区有数以万计人口从事盐业生产,年产量达数十万斤。

盐在古代是财政重要来源,但由于工艺技术水平限制,早期盐业生产耗用劳力巨大,需要国家力量支持。《管子·轻重甲》详细记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通过采纳管仲“官山海”“正盐策”建议实现富国强兵。

管子的建议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解释,就是通过国家垄断方式控制海盐生产与流通,同时基于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对外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管子建议,国家应动员民众生产食盐并由政府征收积存,同时下令春天“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来控制产量,盐价大幅上升后向不产盐国家出口食盐,赢取高额贸易利润。

因此,先秦与两汉时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一个地区盐业生产能够持续兴旺的重要前提,盐城既无地下卤水资源,又因远离中原难以得到国家支持,在当时大规模海盐生产的可能性较小。

两汉时期冶铁业兴起与人口暴增

到目前为止,两汉时期盐城历史有两条重要线索并没有引起后世重视:一是考古发现两汉期间盐城人口出现暴增;二是《汉书》“盐渎有铁官”记载。

人口暴增表明当时盐城出现暴利产业导致人口大量流入。秦汉交替之际,盐铁业是当时最暴利的产业,而冶铁钱更甚。《汉书·食货志》载:“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当时代的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结合铁官记载,汉初盐城人口出现暴增的产业背景极有可能是冶铁业。

汉武帝所设铁官有大小之分,“出铁多者置(大)铁官,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所以大铁官所在地的冶铁业规模要远大于小铁官。盐渎是《汉书》记载的49处铁官所在地,但一般认为盐渎铁官为小铁官,其理由是盐城不出铁,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据现今地质勘探数据,盐城现有针铁矿储藏156千吨,在秦汉时期并不算低,同时不排除当时盐城针铁矿储藏远高于今天的可能性,认为秦汉时期盐城不出铁、所设铁官为小铁官是不严谨的。

江西修水横山出土了西汉时期铸有铭文“淮一”的铁锤和铁铲,铁业考古权威李华考证“淮一”为盐渎铁官铭文。西汉临淮郡仅在堂邑(今南京市六合区境)和盐渎设有铁官,江苏仪征烟袋山曾出土铸有铭文“淮二”的铜斧,堂邑有铜矿而盐城不产铜,所以李华推測“淮一”和“淮二”分别是盐渎和堂邑铁官铭文,且两地铁官均为大铁官。

考古发现盐城境内有多处冶铁遗址。文献记载建湖上冈镇西一公里“铁屎湾”在距地表0.8米处曾发现炼铁熔渣遍地,其中最大铁熔渣块直径达5米;原盐城第一窑厂整体时也曾发现炼渣和屋基、陶井数处,考证为汉代冶炼场所;此外,市区麻瓦坟遗址在1962年也曾出土过大量铁器和铁渣遗物。所以,当时盐渎铁官冶铁作坊很多,产量并不低。

盐城有优质高硅粘土矿资源,所制作的炉壁不但耐高温且经久耐用。在古代,炉壁材料是决定生铁质量的关键因素,盐城高硅粘土资源广泛分布在城西南郭猛镇一带,是优质耐火材料,用其制作炉壁可以冶炼出优质生铁。

此外,盐城地处楚秦汉三代东部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民间私铸是最具暴利的产业,所以盐城在远离中原人口密集地区且土地充斥盐碱不利于农耕的情况下,在两汉时期出现人口暴增,这一现象只能用冶铁业持续兴旺来解释。

重新认识盐城早期建置史

基于上述分析,需要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盐城社会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早期建置史。关于因何置县,汉盐渎因盐置县是目前的主流看法,但盐城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盛产海盐之说既得不到中国盐业史权威认同,也没有考古发现支撑,并且同为淮南盐产重镇的泰州和淮安的史志也没有相关表述。因此,在因何置县表述上,应淡化因盐置县,可重点突出“铁”字,强调盐城是全国49处大铁官所在地,是当时中国东部重要冶铁基地。关于何时置县,现官方文献认定盐渎为元狩四年由古射阳析出置县并没有直接史料支撑,相关考证矛盾较多,但就早期盐城铁业发达和人口众多而言,有不少间接证据支持盐渎在汉初置县,所以在何时置县问题上,表述为“最迟于元狩四年置县”更为合理。关于县名何意,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汉初盐城存在大规模海盐生产,将“盐渎”解释为“运盐之河”,并进一步联想当时的盐城“遍地皆为煮盐亭场,到处是运盐的盐河”并不科学。盐,《说文》曰:咸也。古文中通常作名词,作动词指以盐腌制。盐城濒临黄海,境内河流经常会遭到海水浸漫,将“盐渎”解释为境内充斥“咸水之河”或“海浸之河”则较为合理。

(作者为盐城工学院教授。本文为2022年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盐渎县铁官及相关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王晨羽



2021年9月24日晚,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3年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走出舱门、身着红色连衣裙的她,和机身上的五星红旗一样绚丽夺目。在飞机上她更新题为《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的朋友圈,写道“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而后她在机场感言里说道:“如果信念有颜色,一定是中国红。”

事实告诉我们,强大的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坚强靠山。电影《战狼2》中,中国军人用手臂做桅杆竖起的那面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只要你是中国公民,祖国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无数国人心中的信念之火,照亮海外游子不寻常的归途。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更是串起民族复兴记忆的线索。

1921年夏,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红船犹如一粒火种,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虽九死其犹未悔”,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跨世纪航程。

1949年,红砖黛瓦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曲《东方红》奏响三遍,毛泽东同志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浓厚湘音响彻寰宇,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自此中国红又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改革开放后,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奋勇前行,“小小红船”已发展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迎来高速增长,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孟晚舟平安归国让我们看到,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坚强后盾,14亿多中国人信念坚定、共克时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中国红已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容忽视的色彩。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021中关村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辞中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其言意味深长。历史洪流不可逆转,无论别国如何阻挠,中国都必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滨海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顾正红烈士的故乡,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盐阜地区稳固的红色堡垒,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片土地上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印记。正红故里、宋堤丰碑,滨海红色内核深深根植于滨海大地,流淌在滨海人民的血液里。

中国红,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之色,是中国人民的血脉之色,是深植在华夏大地的基因之色。无论民族复兴的道路有多少惊涛骇浪,我们坚信,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国红在世界舞台绽放异彩!

回望来时路,我们风雨兼程、凝聚共识;展望奋进路,我们抖擞精神、奋勇向前。“百尺竿头思更进,策马扬鞭自奋蹄”,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是激励,更是召唤。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挑战,当好未来发展的奠基人、跨越转型的开拓者、拼搏实干的赶路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宣讲员单位:滨海县文化和旅游局)

激活红色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蔡刚 王一 孙军 殷鼎臣

融入产业发展 助力富民强村

阜宁县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进行有益探索,通过构建产业、休闲、研学、民宿、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发展体系,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开启“红色+”新跨界融合模式。村级合作社实行“土地流转、经营实体、项目分红”,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收入从过去几万元增加到5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3万元。

为推进“红农旅”融合发展,避免同质化和产业链单一化,阜宁县创新推广“红色教育在馆内、军事训练在营地、劳动实践在田间、吃饭住宿在农家”的红色研学模式,各个景点赋予不同红色内容。

打造精品红旅线路,以全市2号旅游公路为主脉,将红色遗存与七彩农业公园、北郊生态园、金沙湖、马家荡、喻口古镇、6.23特大龙卷风纪念馆等自然人文景区串点成线,重点打造阜宁红旅“一日游、两日游”精品路线。

建设红色学教融合平台,突出红色教育主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在四个主要景点开辟寓教于游红色教育课堂,围绕不同主题展示讲解,进行红色历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与省、市委党校和各类干部学院对接,建设教育教学基地,扩大阜宁红色资源影响力。

做特红旅体验基地,将特色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红色旅教线路,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机结合。通过革命情景再现和农事实践体验,寓教于游、寓乐于游,吸引青少年在农事实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推进红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开发,推出“阜宁红色六景”月饼、新四军题材“红色面塑”,让农产品搭上红色IP,既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又带动了农民增收。

加快红旅新业态发展,通过帮扶引导,充分调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积极性,推动红色旅游产业向农家乐、农副产

品和红色文创销售、民俗风情体验等旅游消费新业态延伸,全县培育“红农旅”融合新业态项目162个,年均接待22万多人次。

做厚红色底蕴 带动绿色生态

积极探索“以红促绿,绿红并进”村庄健康发展模式。突出新四军第三师师部旧址、苏北文工团旧址、马荡剿匪战斗等红色资源节点,围绕绿化景观、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及鸟类栖息地等推进湿地修复;实施串场河沿线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挖掘“古码头”、烈士村等遗址,承载文化记忆、彰显“红色+生态”特色滨水空间。

经过多年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一个个具

有红色革命历史基因的生态村庄既体现凝重红色文化底蕴,又展示出乡村振兴现代气

息,进一步激发村民环保和生态意识。以红色涵养村庄发展,推进乡村自然风光改造、自然资源利用,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红色资源开发始终,在发挥红色基因社会效益的

同时兼顾经济和生态效益;既孕育出马家荡大青蟹,又生长出桃花源红苹果。让《乡愁·阜宁》《竹海曙光》《钻天古榆》中老井老桥老物件、老村老树老建筑,依稀可见的明清古建筑,青砖黛瓦中沉淀革命岁月,讲述阜宁老故事。

拓展红色传承 丰富乡村文化

新四军文化村、湖海艺文社、苏北文工团、新安旅行团等丰厚的红色文化滋润着阜宁大地。阜宁县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手段和平台,推出集时代化、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于一体的文化产品,增强传统红色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价值植入方式。

今年暑期,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阜宁实践期间,以阜宁人民抗击“6.23”特大龙卷风自然灾害的过程为实景,创作出极具

阜宁精神的红色剧本《风暴之上·破晓》,通过剧本杀这个当代青少年群体中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搭建“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实现当代青年与红色先辈、典型模范人物跨时空对话。

“学党史、跟党走,让朋友圈红起来”系列活动,精心打造《早安阜宁》《夜读阜宁》两个栏目,形成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宣传阵地。纪录片《阜宁战役》在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放;新春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被央视《晚间新闻》栏目专题报道。新四军题材“面塑”非遗传承习演活动被央视《新闻联播》和《新闻直播间》连续报道,红色文化的挖掘和拓展,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文化内涵,有力促进了乡村文化健康发展。

弘扬红色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

多年来,阜宁县一直把全县红色印记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用红色文化强化堡垒阵地,依托本地红色资源,抓实抓细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通过红色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壮大乡村治理红色力量。

将红色文化融入基层党建,开办村(社区)干部红色大学堂。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忠诚担当的精神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走进79处红色遗存和15个以烈士命名的村、路、桥、学校,追忆红色历史,传承初心使命,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与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在价值理念、价值导向、价值目标的内在耦合关系,增强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认可、认同,并自觉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不断谱写全县乡村振兴新篇章。

(蔡刚为阜宁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王一为阜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军为阜宁县红色遗存保护利用中心主任,殷鼎臣为阜宁县红色遗存保护利用中心副主任)